

蓝色 新人装

后 扬 著

LANSE XINRENLEI



上



蓝色新人类

后 扬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新人类/后扬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1

ISBN 7-5426-1641-2

- I. 蓝... II. 后... III. ①青少年—生活方式—研究
②青少年—人生观—研究 IV. C9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455 号

蓝色新人类

著 者 / 后 扬

策 划 / 朱慧君

责任编辑 / 朱慧君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责任制作 / 沈 鹰

责任校对 / 朱倩倩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anlian@online.sh.cn

印 刷 / 江苏吴县文化印刷厂

版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140 千字

印 张 / 6.625

印 数 / 1—6100

ISBN 7-5426-1641-2

G·567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道德? 那是理论家的事! ——“新人类”的道德观念	[17]
第二章 职业和事业是两码事? ——“新人类”的工作态度	[32]
第三章 “有什么不可以?” ——“新人类”的处事态度	[43]
第四章 大学生救老农民,不值得? ——“新人类”的价值观念	[57]
第五章 别老把什么都往大里扯 ——“新人类”的人生理想	[73]
第六章 好合好散,谁也别伤害谁 ——“新人类”的婚姻态度	[87]
第七章 再怎么着,家庭还是很重要的 ——“新人类”的家庭观念和情感生活	[101]
第八章 我不爱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新人类”的人际关系	[116]
第九章 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新人类”的法律意识	[128]



第十章	我为什么要知道市长是谁？	
	——“新人类”的政治意识	[141]
第十一章	连“李维氏”都不知道，白活了！	
	——“新人类”的消费观念	[155]
第十二章	cool, high & in	
	——“新人类”的娱乐方式	[166]
第十三章	管好自己最重要	
	——“新人类”的公众意识	[180]
第十四章	断裂的一代、垫脚石还是痛苦的桥梁？	
	——发自 70 年代生人的声音	[191]



绪言

毋庸讳言,对“新人类”的研究,在中国还是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虽然文章不少,但专著还尚未问世。笔者不揣浅陋,作一尝试,旨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仅目前对“新人类”的研究还失之片面,在我的拙作之前,对“新人类”的社会学研究多于人文的研究和考察。如果更加深入的话,应该从经济角度进行考察。

去年夏天,我在和美国学者杨先生的交谈中,他就谈到对“二战”老兵的研究问题,说“二战”老兵现在多在70岁以上。早些年,在他们五十几岁的时候,经济学家就在研究他们了。他说,经济学家注重的是,经过“二战”的这批人现在垂垂老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等等,在解决问题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商机就来了。对“新人类”的研究也不例外。譬如,7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现在就面临结婚成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70年代末期出生的“新人类”很快也就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和7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虽然有共同点,但差别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他们对经济、文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会是怎样的呢?不可否认,“新人类”的出现,使得游戏软件有了很好的温床,他们需要游戏,游戏同样需要他们。两者之间,我们甚至分不清谁更需要谁(在某种程度上说,“新人类”将生活游戏化,游戏生活化了)。由此,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人文经济学”。

早在1993年,我应云南思茅县之邀,去参加“中国第一届普



洱茶叶节”。当时,恰逢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街上,到处是浙江人——他们在卖塑料拖鞋。这就是浙江商人的脑子,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发泼水节的财。那种几块钱一双的鞋子,穿了就扔了,一点不会觉得可惜。但卖鞋的商人得到了它的利润,他们成功了。商人不懂“人文(风俗)”这个词语,但他们抓住了商机。

因此,我们可以推而及之,十几二十年后,“新人类”需要什么?接下来的“80年代生”们需要什么呢?即使是喜欢玩游戏,他们所喜欢的肯定和“70年代后”所喜欢的不同。我们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期待这方面的著作问世。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经济的,又是人文的。这些问题研究得透了,我们对“新人类”的认识就深入、全面了。

A. 发现(discovery)

这一天和平常没有任何两样,一样的太阳、一样的天气和温度、一样的城市面貌、一样的上班下班、一样的油盐酱醋……可是,你突然无比惊奇地发现:今天,你的儿子把昨天还是绿色的头发染成了棕色,衣服也穿得很前卫,这种款式你还没见过,牛仔裤也不是街上常见的那种样式,袋子虽然还在背后,但是一直延续到膝盖为止,他看的杂志你只在电影或电视里看过,更有甚者,他的耳朵上还戴了个和女孩子那样的耳环或者他的身上满是彩色的装饰,不是挂上去的也不是刺上去的,而是印上去的,那么的怪异、那么的刺眼……

不仅如此,他还变得很不听话、很不乖巧了,而在这以前,他(她)顶多也只是很夸张地在嘴里嚼着口香糖、不爱听你说话而已,从来不会顶嘴或回敬。可是现在,你跟他说东,他说西;你跟



他说南,他说北;你跟他谈理想和信念,他跟你谈美食和旅游;你教育他要有理想和信念,他问你理想和信念能当饭吃吗?你说人不应该怎么怎么,他说人应该怎么怎么。你们的观点是那么的对立而不可调和,你们谈话的气氛是那么的针尖对麦芒——他好像完全走到了你的对立面,他完全变得很陌生了!

“他是我的儿子吗?”你会不自禁地问。

“她是我的女儿吗?”你的同事或朋友这样问。

不仅是你,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或你的同学,他们都遭遇到了这种状况——儿子或女儿变得不认识了。他们都很不理解,都觉得不可思议:孩子怎么变得那么固执任性、那么不可理喻了?这是我们的孩子吗?

是的,这是你的孩子,他们好像突然变得不可理喻了。只是,这个“理”是我们常用且自以为很正确的“理”,而不是现在的“理”,不是符合现在发展规律和实际状况的“理”。以原先的“理”来衡量现在的事物,当然就行不通、就要碰壁、就要产生冲突和摩擦。实际上,他们还是他们,孩子还是孩子,从生物和生理属性上看,他们一点没有变,变化的只是他们的人文属性,或称社会属性。

实际上,在发现他们的变化时,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而正因为走得远,使得我们目力不及,看不真切了。不过,“走”得远并不见得就不好,“走”意味着变化、意味着发展,“不走”意味着停滞、意味着僵化。变化当然是好事。你希望你的子女“不走”?希望他们没变化吗?中国改革开放的首倡者邓小平先生就说过:发展是硬道理。古语也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是,在年龄上,他们和其父母并没有太大的距离,换句话说,单从年龄角度看,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还不至于产生这么大、这么深的代沟。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是特殊的一代,他们出生的年代正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期,在他们开始读小学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随后,国外的大量东西汹涌进入中国市场,从重型机械到生产资料,从生活用品到文化、饮食和娱乐方式。由此,我国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经济在沉寂了多少年后,开始以极快的速度飞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物质供应迅捷丰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接踵而至。此外,随着对国外的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引进,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家用电器开始大量进入日常生活、娱乐形式开始丰富、意识形态开始走向多元化。这种不知不觉的变化并没有像彩票发行一样,是让人选号码的;恰恰相反,它像下雨般,下着谁就是谁。70年代出生的人正巧赶上了,他们恰恰沐浴在这场百年不遇的春雨里了,于是,他们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他们和他们的父辈、祖辈之间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分裂,巨变的时代给了他们巨大的影响,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这种反差不是人为的,所以,同样也就不是人能抹平的。

当然,并不是出生于1970年以后的每个人都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当时的变化,换句话说,当时社会、经济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在每个人心理上打下如此深刻的烙印,这就像感冒病毒来临而弥漫在空气中时,大家都呼吸空气,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患病毒性感冒一样。然而,那个时代对当时的人们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虽然说,并不是70年代出生的每个人都固执己见、特立独行、崇尚自我、思想活跃、随心所欲、个性明显、敢说敢为敢爱敢恨、能挣会花、看重经济发展和个人能力,都……但这些是那个时代出生的人的共同特征,他们中表现突出的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或称代表),就成了他们那一代的代言人,就引起了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其他领域学者的瞩目。这些学

者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后发现,他们和其祖辈、父辈实在相差太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成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类别的人物。

他们有着一样的充满青春迷茫的漫不经心的表情,但一双眼睛却充满了肆无忌惮的神情,在他们眼中,比尔·盖茨已是老去的英雄,他们更喜欢穿着T恤和牛仔裤出没于亿万富商中的新价值的代言人——杨致远和迈克·戴尔。他们从不拒绝物质的诱惑,也跳不出“互联网”。

新人类是自我意识极强的一代,在讲究格调的今天,他们不想被所谓的“金领”、“白领”的既定生活模式所规范和束缚,他们强烈地表现自我,尊重个性,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框框,不喜欢既定的生活模式,对工作没什么热情,对前辈也不像我们那样尊重。

在上海的陕西路淮海路、太仓路嵩山路、巨鹿路常熟路,在MAYA娱乐城、在心情酒吧、在仙踪林茶坊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总是可以见到这样的人:棕黄的头发、很少的穿着(哪怕是严寒的冬天)、新潮甚至有些怪异的打扮、涂着颜色很浓的唇膏(即使是男孩)、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哪怕是在晚上八九点钟)、辫子或者头发上的配饰如梦如幻,身上的裤子很是怪异,但表情却是自在、滋润、无忧无虑的……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些什么人?



B. 名称和特征(description & discussion)

他们就是“新人类”!

“新人类”是日本作家土界屋太一最先提出的一个名称,此后,这个名称便被广泛使用。我国学者在香港的马家辉先生的

《都市“新人类”》之后加以沿用,它指的是出生于六十年代之后、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一代新人。

可是,在不同的国家,他们被冠上了不同的名词,X世代、新人类、新新人类、怕输一族、无声一族、MICROSELF……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状况和日本的有很大的差别。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这个时间大致要延后10年,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新人类”这个名称时,指的是70年代出生、现在年龄为20至29岁的年轻人。



“新人类”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他们不是嬉皮士,他们没有那样玩世不恭;也不是雅皮士,他们没有那样丰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产生的经济基础是人均GDP至少在2000美元以上的城市,他们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是强烈的社会开放度和多元化价值观基础上的多样化的人文环境。宽松和宽容是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较高的经济水平是这种社会环境赖以形成、存在及发展的基础。

在中国,“新人类”之所以产生在70年代,是因为,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不是以往的任何一个会议,这是划时代的重大转折:中国结束了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将全国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也就是说,在内部进行改革,对外部实行开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建设逐步纳入国际大舞台。70年代出生的人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这个变化的时代,这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抉择,其他人求不来,他们也躲不开。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在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同时,也相应地引进了国外的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譬如,我们在引进超市、快餐的同时,感受或叫领略到了国外的生活节奏和消费形式、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意识中产

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不可估量的。70年代生人从上小学起就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和社会氛围中,在开始懂事时、在开始有意识地观察社会和人生时,感受和领略中外不同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冲击。因此,便不可避免的在其脑子中形成既不同于其前辈又异于前后代的独特的意识。和以往社会的任何变化相似,70年代生中的激进派(或感受敏锐者)便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意识,这些人便是我们通常说的“新人类”。

所以说,70年代生是“新人类”的温床和土壤。

所以,如果说,“70年代前”是一个句号,“80年代后”是一个分号,那么,“70年代”毫无疑问是一个破折号,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或者说,他们是双面胶,将“70年代前”和“80年代后”紧紧地粘贴在一起,不使历史有一个断层。或者说,使得这种过渡比较自然和平稳。从这个角度说,“70年代生人”的痛苦就自然而然。因为,他们既受到其前辈的拉伸,又承受其后代的攥曳。也许,他们会遭受来自前后的夹击——父辈指责他们太开放,晚辈埋怨他们太保守——而腹背受“敌”。处在“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的状态中。

还有,从“70年代生人”开始,社会观念的变化似乎就呈纺锤状了,也就是说,封建时代那些旧观念、旧思想、旧意识和价值取向到了60年代生人身上已经式微或基本消失了,从“新人类”开始,新的观念、新的意识、新的价值取向逐步萌生并日益成长壮大。因此,他们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分界或者尖锐的对立,他们是新旧交替的分水岭。因此,“新人类”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人们注意到:

“新人类”都很年轻,年纪很小就大学毕业,拥有很高的学历,大学文凭并不能满足他们,硕士博士是他们学业规划的一部



分,洋学位也不稀罕。他们充分认识到终生学习的重要性,活到老、学到老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充分。他们很早就有自己的事业,该他们掌舵时,他们的年纪还是并不大。

他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他们对生活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不能用常理来看他们。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模式。科技的掌握让他们看得多、想得多,视野更广更大,对人对事,他们都从很多角度来看。



他们知道,年轻什么的都是假的,赚钱享乐最实在,在日常事务中,他们对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他们并不是拜金主义者,与那些金钱至上主义者相比,他们的铜臭味显然要轻得多。他们有很广泛的追求,金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目标。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长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金钱在这个社会的重要性。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他们重视教育成就、追求物质满足、重视事业,以个人为中心点,缺乏昂扬的劳动意愿。

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饥饿和瘟疫,他们受到正常的教育,享受富裕的生活,感受飞速发展的技术文明,他们以不同于父兄的方式成长,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这个时代。在我国物质环境较为优越的都市里,“新人类”已开始产生,这或许标志着当代青年成长的一种趋向。

那么,除了价值观念和社会总体取向外,“新人类”和他们的父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答案再明确不过了——消费态度。

对于“70年代前”来说,消费只是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面对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他们总是显得无可奈何、不知所措,他们并不明白许多同类商品之间的细微差别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拥有最好的电视,却从来没有用过“丽音”和“画中画”的功能,而更多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用处。“70年代前”就

是有钱,也时常陷入“选择的困境”,有钱也不知道怎样将它们高质量地花出去,他们现在在消费方面知识的贫乏和他们以前在物质方面的贫穷一般无二。很多时候,他们跟“新人类”学习消费知识,但他们绝不会像“新人类”那样去消费。

在不了解“新人类”之前,说起消费,人们容易想到的是那种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荒唐行为。其实,“新人类”通常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有足够多的关于消费的知识,他们会不停地进行关于消费的思考。还有,他们对于搜索自己喜爱的消费品具有无比的耐心,他们会把每一个铜板用在自以为最有品位、最有质量的消费上。如果一定要对“新人类”的消费行为有一个界定,那么,以下所列应该是他们的特征:



▲他们是精致文化的拥护者。他们永远不会让头发不加整理地出现在别人面前,即使乱,也乱得有款有型。他们不会只有一条皮带,对服装的区分远不止“休闲服”、“运动服”及“礼服”三类这么简单。

▲他们最怕和别人不一样,但更怕和别人一样。

▲他们消费与原始功能无关的各种附加值。比如在买下一部几千元钱的手机之后,他们会再花几百元钱买最好看的皮套或可以更换的彩壳。

▲他们喜欢高档,这自然不需要理由。他们也能迁就低档,因经济条件时常不允许他们面面俱到。但他们绝对讨厌中档,因为这样做既不能满足消费欲望(标示个性),又要花费不多不少的钱。

▲他们不怎么积蓄,因为他们无法积蓄。在一笔收入尚未进账的时候,他们就早已规划好了它的用途。当然,偶尔也会看到他们省吃俭用地去存钱,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手里多了一件足以炫耀的东西。

因此，“新人类”的消费也就体现出其突出特点——“想就要”而不是“要，想想。”这大概就是他们和他们的父辈、祖辈的区别，也是他们被人称作“消费动物”的原因所在。



“新人类”的年龄决定了他们的政治信仰，不会去忧国忧民，也不会对政治感兴趣，没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更没有要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他们没有强烈的荣誉感和是非观念，也没有他们的父辈那样强烈的进入主流社会的愿望，但他们紧紧追逐时代潮流。他们很愿意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却并不介意生活在边缘状态。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十分积极，对时代的估计也远比上一辈乐观。对前途虽不是充满信心，但也并没有丝毫悲观。在具体工作中，没有强烈的权力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愿意成为工具型的人才。愿意在十分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些十分具体的工作，期望简单的人际关系。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不同，他们专注于所做的事情而不在乎事情的结果，只要是喜欢做的事，他们就积极投入，义无反顾；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则很看重所做的事情的结果而不在乎所做的事情本身，目标远在所做的事情之上。简言之，“新人类”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而不考虑后果和代价。

“新人类”的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和中期，相比于他们的父辈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所处的环境要宽松、宽容得多。如果把他们的父辈、祖辈比作是在百货商场里长大的一代，那么，他们就是在超级市场里长大的一代。在超级市场里长大的人会和百货商场里长大的人一样吗？你注意超市和百货商场的区别了吗？在超级市场里，你随心所欲地弃之、取之，没人管你，弃和取全由你自己定夺，唯一的一点就是：出闸口时付得起钱。而在百货商场里，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要看什么货品、要买什么东西，都要通过营业员，你

得忍受他们的白眼和冷落,你得在他们面前察言观色、使乖弄巧。两者相比,前者明显地是具有极强的参与性,尊重个人选择,张扬个性;而后者则用距离隔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忽视人权。因此,被超级市场培育起来的“新人类”就格外地会消费。譬如说,想买部移动电话,想买就买了。买了之后才发现并没什么太大的用场,就是件高级玩具而已。可是,他(她)一点也不后悔。在这一点上,人们就称他们为“消费动物”。他们成长的年代正好是物质不断丰富年代,他们一出生看到的便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商品,他们总想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虽然,他们没有很多钱,但他们在花钱却很认真。

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他们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我看到了活生生的“新人类”:他们是一群正在茁壮成长的力量,是特征鲜明的一群年轻人。与他们的前辈有别,他们的人生节气被彻底地打乱了:他们早熟,但长大之后却像孩子;在读书的年龄,他们早恋;到了结婚的年龄,他们又独身;该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呆在家里;该工作的时候,他们却做那些在他们的父辈看来“不正经”的事情。(参阅苗凡辛《都市“新人类”》)

那么,他们整个儿反叛社会吗?不是的。他们甚至想不到“反叛”这个词,他们只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而不太善于用某种价值观来判断。不是没有价值观,而是不爱用价值观来判断,对许多事件和人物的冷漠是他们的一贯特征。没有事情会使他们很激动,也没有什么事情会令他们很沮丧。诸如佩服得“五体投地”和绝望得“呼天抢地”之类的大起大落的情感形式都不属于他们。相应地,他们当中也不大可能产生义薄云天的英雄人物。在他们那里,“义”的概念很淡薄,豪侠是遥远的年代的历史人物。他们没有其父辈、祖辈那种从众心理,不会在某句口号下赴汤蹈火,也不会为某种信念抛出头颅,更不会在某人的某面旗帜



下仗义疏财、舍生忘死。他们没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因此,全社会步调一致、一往无前做某事的状况不可能在他们这一代身上发生。



此外,“新人类”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内存”都不怎么大,但速度都相当快。或许,这种现象在 70 年代出生的人身上的表现还不是很明显(和“新人类”的形成相似,这也要有个发展过程),可在 80 年代人身上,它就不是显露端倪,而是锥颖突出了。近两年,上海就出了两个典型的例子——文科的韩寒和理科的满舟(我暂且将他们这样归类)。前者在中央电视台二台的《对话》栏目中说,他是全面发展的,他的体育成绩很好,他会摄影、会什么什么。他说,很多成绩很好的高材生——照你们说的全面发展的人——还不一定会摆弄相机呢。可是,知道他这个人的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学校的学习成绩,八门中有七门红灯高挂。然而,他的小说和散文却写得出奇的好(尤其是散文),好到远远超出了他这个年龄的水平。从事文化工作的很多专职文化工作者(包括记者、编辑及已参加省市一级作家协会的所谓作家)所写的散文都远远不及他的,他的文字是那么的娴熟,单从行文看不出他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

满舟也一样。这个高中生接触电脑那么短的时间,就成了网络安全方面的顶尖高手,还写出了洋洋二十几万字的网络安全方面的专著,其卓越成绩令业界人士也惊诧不已,甚至望尘莫及。可是,他的学校的学习成绩也叫人不敢恭维。

韩寒和满舟只不过是“内存小、速度快”这种类型的人物的两个突出代表,其实,像他们这样一条腿走路的“瘸子”,现在的学校里一抓一大把。

也就是说,“新人类”可以集中精力、时间把一件或若干件事情做得相当出色,但他们往往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而且,照目